



不要骗孩子

文/徐彩云

如果不是一连串的急事接踵而来,我们夫妻也不会如此窘迫——居然想用孩子的压岁钱,虽说,儿子的存钱罐带有他设定的密码……

解开密码只是技术上的小问题,关键是,我们如何向孩子交代?因为我曾信誓旦旦对他保证过:“放心,父母怎么会用你的钱?”

我们夫妻站在存钱罐前,犹豫着。我猜道:“应该有四千多吧?”老公想了想,补充说:“他大舅后来也给了,应该有六千多吧。”话音刚落,我已经打开存钱罐,在数里面新崭崭的钞票了。我说,破解儿子的密码只是小菜一碟。

两个月后的一天,书房内传出儿子惊恐的喊叫:“天哪,我的压岁钱被偷了!”此时,我们夫妻已平稳度过了经济危机,可我却呵了好几遍,老公怎么还没把钱给儿子补上?

狠狠瞪老公一眼后,我进房给儿子解释,因为某种必要的原因,是我们暂时挪用了他的钱。“你说过,永远也不会用我的压岁钱的。”儿子愤怒地看着我说。我一时语塞,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这时,老公也进来了,他赶紧圆场说:“确实是我们错了,说吧,我们该怎样补偿你?”

“第一,把我的钱还回来。”儿子说。我和老公满意地对视一眼,答道:“没问题。”

“第二,还要付利息。”儿子想了想说:“不是存款利息,是你们买房子要还的那种利息。”我愣了一下,老公也被儿子的话惊呆了。

“第三,你们私自动用我的钱,如果还想让我相信你们,还要带我去雪山玩一次,以前你们也保证过的。”

“第四,给我换一个存钱罐,一个月我都不用洗碗,……”

我已经彻底懵了。现在孩子的头脑怎么这样好用?我觉得自己头脑里空空的,反复回荡着一句话:千万,千万别去骗孩子!

雪的记忆

文/张洪欣

关于雪的记忆,在我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版本,小雪,中雪,大雪,暴风雪,数不胜数。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寒冬里降落的一场大雪,至今令我难以忘怀,仔细品味起来,仍有新鲜感,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那时候已经过了小年(腊月二十三日俗称小年),快过春节了,大雪不期而至,有条不紊地下了整整一个夜晚。我早晨起来一看,漫天皆白,地上,房上,树上,全都披上了雪花,露天中的所有一切都变成了洁白色,好一幅银装素裹的壮观画面。天还不太亮,各家各户的有线广播就响了起来,里面传来了公社干部的清脆响亮的讲话,要求全体社员积

极行动起来,尽快清除道路上的积雪,保证来往车辆畅通无阻。当时的广播声就是命令,人们顾不上吃早饭,首先把院子里和街道上的积雪用铁锹铲起来,堆了一堆又一堆,然后又用扫帚打扫干净。

吃完早饭后,人们又在村干部的组织下,清理公路上的积雪,男女老少齐出动,人多力量大,用了不到一上午的时间,就把村与村之间的公路积雪全部清理完毕。

有一位老人望着灰蒙蒙的天空,不由自主地说道:“这场雪还没下完,可能还要下。”事实果然不出他的所料,那天下午,鹅毛大雪又开始不声不响地降落下来,并伴有轻微的西北风,不时地

让雪花四处飞舞,创造出优美多姿的奇景,让人目不暇接。触景生情,那时我的脑中出现了毛主席的诗词:“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。”我觉得那就是为那场雪写的词。我忽然又想起了现代京剧的著名唱腔选段:“望飞雪,漫天舞,巍巍丛山披银装,好一派北国风光。山河壮丽,万千气象。”我认为,这正是我眼前情景的真实写照。当时的境况确实如此。

第二天,雪终于停了。人们又一次清扫了街道和公路。那场雪确实太大了,大街小巷布满了雪堆。在这种情况下,生产队干部开会研究决定:送雪上山,干干净净过春节。那

个年代的农业生产,是单一的以粮为纲,一切为了多打粮。生产队干部就让社员们把雪运送到平时浇不上水的山上麦田里,等雪融化了,就等于给小麦浇了一次水。于是,小推车,大车拉,人来车往,送雪上山,构成了冬季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乡亲们忙活了一整天,终于把街道上和院落里的积雪全部运送的山间的麦田里。大家都称赞说,这种做法一举两得,既清除了积雪,又给小麦送去了水分,为来年丰收打下了基础,真是瑞雪兆丰年啊!

事情虽然过去了将近四十年,但那场雪的记忆,仍然在我脑海中荡漾,让我回味无穷。

做客

文/汪志

欢迎提供笔记写出生活百味。
投稿邮箱:qlwby126.com

我和秀秀从小在一个楼道里长大,我结婚早,孩子都三岁了,而秀秀呢才结婚一个多月,这天,我带着三岁的孩子去看新婚燕尔的秀秀。

我俩在客厅里亲热的交谈着,儿子却在一边很顽皮,一会儿摸这儿,一会儿动那儿,这不,他又抱着一个大大的影集跑了过来,指着上面的一个小孩子的照片问我:“爸

爸,这个小孩子是谁啊?好丑!”我看了半天照片,笑着说:“那是秀秀阿姨的弟弟。”秀秀的丈夫听见了,拿过照片一看,说:“真的好丑,秀秀,你弟弟怎么这样啊?幸亏是个男的,要是个女的,以后谁娶啊?”秀秀低下头笑笑,便继续和我聊了起来。

刚说了几句话,忽然听到“咣当”一声,俩人探头一看,

原来是儿子把茶几上放着的一套制作精美的卡通杯子给打碎了,这还了得,我怒火中烧,抓起儿子在他屁股上就是几巴掌,秀秀连忙阻拦:“汪哥,没事的。”秀秀的丈夫也忙将孩子拉开了:“汪哥,没事!没事!小孩子么!再说这种杯子我和秀秀一点都不喜欢,觉得特难看,特没品位,本来要扔掉的。这么一打正

好!”我仍旧怒气冲冲的,抓着儿子的手,连声再见也没说,就走了。

刚出门,我好像忘记一件东西没拿,正准备敲门时,听见屋内“啪啪”两声响,继而听见秀秀在嚎啕大哭:“你今天非得把我的脸丢光,那张照片是我小时候照的,那套杯子是咱们结婚时汪哥送的,这两记耳光让你记牢了。”



◆作者: 儒爵爷
◆出版社: 古吴轩出版社

显赫的委托人

这是一个不太会让人心情愉快的早晨,天空有些阴暗,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沉闷的因子,有一些山雨欲来的味道。

我两手紧紧地抓着车子的边框,身子随着车身的颠簸而上下跳动着,胃里的半瓢酸水几乎都要漾出来了。金秋十月浓郁的桂花香,完全中和不了我鼻子的那股酸味。

我一边注意维持着身体平衡,一边咒骂着老福。这个天杀的老福,不知道究竟是吃错了什么药,放着好好的公交车不坐,还不让我打车,非要安排个人力三轮车来接我。

这车把式一头枯黄的头发,干瘪的脸庞,唯独一双眼睛分外精神,目光如炬地直视着前方。青筋暴露的手稳稳地操控着车头,穿梭在城市的迷宫里。

不多久车就驶出了市区,周围也渐渐安静了下来。我本来以为已经到了地方,可是一转眼,那车却一转弯,驶进了路边的密林里。越往前行,道路越来越崎岖不平,人力车颠簸得更加厉害了。就在我感到骨头快要散架的时候,“吱”地一声,车急停,目的地到了。随着惯性的推力,我一个趔趄差点没直接给抛了出去。

我正想骂娘呢,下面伸过来一只手把我扶了下来。

我脚踩到踏实的地面之后,才看清扶我的人是老福。平时一直故作高深板着脸的他,这会儿却乐呵得不得了,难道是给我狼狽的样子逗的?

老福也不等我质问,自顾拄着他的必备道具——雨伞,转身就向右边一片树丛里走去。我赶紧几步追上,追问说:“装神弄鬼的,你到底怎么回事儿?你说的旅游难道就是来丛林夺宝啊?”他依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,而是径直往前走,还不停地用雨伞往两边拨开挡住路的树枝。

没一会儿,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空地,豁然开朗。空地中央停着一辆加长的路虎车。见我们出现,车上马上就钻下来一个人,还是个老外:一头褐黄色的头发剪成了海平陆战型,宽阔的脸庞,蓝眼睛,高鼻子,厚厚的嘴唇。这家伙有一米八五以上的身高,宽宽的肩膀像晾衣架一样把身上的制服给撑开了。他站到我面前时,我仰望着他,立马就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威慑力,让我不由得向后退了半步。

老福先向他点了点头,算是打招呼,然后指着我说:“这位就是我的搭档,市日报的首席编辑,石华先生。”

普通话说:“石先生你好,我是英国联邦政府情报调查局下属S?H特别调查组的探员,阿兰?瑞恩。”

我被他名字前面加缀的那一系列部门弄得有些晕乎,怯懦地同他握了握手就赶紧松开了。

“不好意思,因为情况特殊,所以只能约你们在这里见面。”说罢,这位瑞恩先生便一鞠躬,往车的方向摆了个请的手势。我便尾随着老福钻进了那辆豪华的加长路虎。

怪不得要在这种地方见面,这种车开在大街上,准会引起围观的,办这种秘密调查的事,确实不方便。就冲着来接我们的装备和派头,我就可以断定,这次委托的事情绝对普通不了。

第一次坐这种豪华车,我在尾座不停地变换着姿势。老福则是稳坐在驾驶座背后的位置上,一手拄着雨伞,一手夹烟,仰着头看上方——一般老福摆出这个姿势,就说明他进入思考模式了。

那个阿兰?瑞恩在右侧靠窗的位置正襟危坐,露出浅浅的笑容。他说道:“二位可以休息一下,这趟旅程非常漫长。”

经那人力车一路颠簸,再让他这么一说,我还真是有点儿犯困,便在皮质座椅上躺了下来,竟然很快就睡着了。

亲仇记(5)
海角天涯,母女相认

◆作者: 马识途
◆出版社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



这歌声,这二胡声,飞入天空,落到一个女人的心上。这个女人不是别人,就是那个为罗家生了传宗接代的大少爷,原名就叫孙小芬的女人。她生下的就是这个大少爷,成为罗家传宗接代的独根苗。但是儿子只能管偏房孙小芬叫姨妈。孙小芬努力镇定住自己,一步一步地走上楼去,上一层楼口,便看到一个用凶狠的眼光盯着楼口的姑娘。

“你叫盼盼吗?”

“你是什么人?”盼盼没有回答,反问一句。

“我是,我是你的亲娘呀。”孙小芬双手蒙住脸,几乎跌倒在地上,哭了起来。

“走开,我没有娘。”“叫你的亲爸爸来,叫铁柱来。”孙小芬哭着喊。“他们不准爸爸进来。”“你等着,我去叫他进来。”孙小芬站起来,走下楼去。

马弁开了后门,一会儿就把铁柱请进来了。他不管楼上还有一个女人,径直扑向盼盼,把盼盼抱住,一边亲她一边叫了起来:“我的盼盼,我以为见不到你了。”

“爸爸,爸爸,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我的可怜的盼儿。”孙小芬见到这样的情景,也禁不住哭出声来。

盼盼伤心地哭起来:“我的妈呀……”孙小芬搂住盼盼,口里喃喃地念:“盼儿,盼儿,阿弥陀佛……”

盼盼已经明显地感到烟毒在她的身上弥漫开来,她的嘴皮开始发木,头脑疼得要裂开似的,她知道她的时间不多了,她催爸爸和妈妈:“快走,你们快走。我出不去了,我快要……”孙小芬抱着盼盼问:“盼儿,你怎么啦?”“我不行了。”盼盼勉强抬起无力的手指一指桌上。

孙小芬放下盼盼,拿起茶杯一看,她完全明白了。她扑向盼盼,抱住她,问:“盼儿,你怎么寻短见呀?”

“爸爸,我没有脸见你,没有脸见大毛哥,不要管我了。昨天晚上,他们……”

孙小芬完全明白了:“是这个禽兽,大少爷!他是我生的呀。”

盼盼颓然倒下,紧闭着眼,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“盼儿……我的盼儿……”孙小芬无力地喊,她感到她也活不下去了。

“啊,我要报仇!”铁柱毅然站起来,走向楼口。

话说得很客气。

大少爷以为事情大概是由他的姨妈说妥了。他上得楼来,孙小芬说:“快来认吧,这是你的亲姐姐。她是我亲生的,你也是我亲生的。”

“什么?”大少爷愣了,“你是想让我不要这个盼盼吧?我说话算数,我要定了!”

“你这个乱伦的禽兽,不认生母,霸奸亲姐姐,还有理呀?”铁柱抄起藏在身后的一根木棍,狠狠朝大少爷头上打去。大少爷还来不及叫一声,便倒在地上。

铁柱说:“我们快走。”

孙小芬说:“不,你先走。你装作没有事,从花园后门出去。我在这里稳住,今晚我再出来。”

铁柱把楼门打开,孙小芬随着又把楼门关上,插上栅子。她眼见铁柱平安地走出后门,才从容地把盼盼的尸体摆开,盖上布单子,她轻轻地走到另外一间卧室去,从鸦片烟盒里抠了一陀鸦片,一口吞了下去。

“阿弥陀佛,我的罪孽算是赎清了。”